



校 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六

□ 13
3426
6



門 13
號 3426
卷 6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入越巾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

舊刊有第三十二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

原注凡六節茲連類比物彙括成文其詳在後補陳深曰一句為義如織珠細玉串成八寶孫鑛曰精稍同內儲而更增波折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有術以御下明互作

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實其遠高遠難故

君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道稱也其行身也離世不近世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迂評道
去皆
入辭之
巨道

昭和十六年九月五日
野村 堅氏 贈

用增問辨論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仁義則大其遠
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為謳突築武宮夫樂酒
讀樂也古多用言讀用諫言也一明在迂評在聖主之以作
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

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射人主於

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造說者猶飛耳長目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察難專

入纖碎細微者非急務也荀子云君子行故李惠宋墨皆畫

策也讀李聘惠施宋鈞墨翟皆纖察微難論有迂深閎大說

非上
恐脫
而字

情者之遠人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讀言以畏懼震眩之狀也皆鬼魅

也言而拂難堅確言說之違非功也故務卜鮑介墨翟務光

推四人名皆堅瓠也無用且虞慶訓也舊作強非而屋

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其情實

則必舍所學虛文而別有實用也

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為並去聲故父子或怨讎

傳諫作誦或取庸作者中山策吳注此書取字多為與之善

者也讀為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揚言也原注文公欲

之與勾踐之稱如皇也原注如皇臺名也越伐吳曰吳故桓

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瘻實而吮傷讀創瘻則有實用也

且先王之賦頌鐘音鐘鼎之銘音銘皆潘吾之跡潘吾山名

當作潘潘吾指常山蘇秦傳徐注常山有蒲吾縣正義張接曰潘

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原注音

目辭說也目讀為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請許訓學者而行

宛曼於先王山云學者皆引先或者不安今乎讀言韓子

學之世也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如是不能更也讀論他如

能變更則鄭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原注衛人有佐

摩之鳥驚而不射之卜子妻為弊袴也而其以者也長者飲

事而語意過簡短且傳買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

大者言後世以為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小通也 寫為迂評

世遠人亡今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

不可得而知

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

累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於近而却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

如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

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蓄其利故中章晉

已仁人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

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也鳳卿曰壞坐安晉國之

辭仕託慕者言託景仰其人國之鍾猶言國之半即稱鍾

相稱故為半義此三士者原注中章晉已叔向言襲法襲因則官府之

增諸說皆非是

作論

籍也行中事中適也則如今之民也如順也言奉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言不二君又何禮

之禮之當亡言非禮之且居學之士增學士國無事不用力

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畔戰之功耕下同不禮則周主上

之法原注周曲也言號令行也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人主

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故明王恐主論李疵視中山

也言巖亢之士不迂評作主

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傳說之以無衣紫讀傳

齊桓好衣紫說言說也即子產之授之本非以鄭簡宋襄

責之以尊厚畔戰尊厚畔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莅

下日為下走原注齊睡則原注魏與夫揜弊微服讀無傳孔

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君猶孟也民猶水鄒君不知故先自

戮辱也原注鄒君好長纓左右皆長纓鄒明主之道如叔向

賦獵賦獵功多者受火與昭侯之奚聽也

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待須

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舊刊

字標當厲王擊警鼓原注楚厲王約百姓有警即擊鼓王醉

與李悝護兩和也讀和陣名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以旌為

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

右經

原注凡五事皆言學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上善辨而無實用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樂記云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舜作五絃之琴高誘曰古琴五絃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至周有七律如文武二絃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為七絃也左有之琴二字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以解吾民之愠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風之時可以阜吾民之財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處女子之色子綽約如處子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臞猶未有益詩外傳說死並載宓子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秦惠王周年不得見往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墨子者顯學也顯言學術其身體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也宓子曰昔者舜鼓五絃也則可其言多而

晉書卷之十一

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先一作論聖人之

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直實直之義

云恐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

不辨原注凌注並云嫁女鬻珠以喻美其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飛弟子曰先生之巧

至句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吾字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

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

巧為輓拙為鳶原注喻巧而無用也增墨子曰公輪子削竹

至巧子墨子謂公輪子曰子之為輓也如如輓之為車輓須

更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

不功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之飛鳶注墨子作木鳶飛

三日不集長笛賦注論衡曰魯班玄木為鳶飛三日不止案

墨子削竹以子為誰三日不行韓子曰為木鳶三年成飛

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

今案其在七十弟子後圓謂公輪與孔子相及墨子與之

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鳳卿案漢藝文志墨翟為宋大夫在

後孔子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蓋築武宮原注所以謳癸倡讀癸人名

謳癸如王偃時築武宮備齊也謳癸倡善謳故云

匠石類行者止觀觀止而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

射誓之謳射誓姓名又贖於癸王召射誓使之謳行者不止原注

者之歌過築者知倦原注用力深也增妙也王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并子章云如何也對曰王試度其

功癸四板射誓八板原注功多也今榘其堅癸五寸射誓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六

寸原注入堅也今按言攝其築土堅密不能深入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

知其入而能已疾也已刊作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

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

猴者呂氏春秋獲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張晏注沐猴獼猴

觀之言方始也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增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一乘四馬也三乘五乘

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刺削

者山璠云考工記繁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注今之書刀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

人也無以為之削謂無益于用也增言必無之物也注非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矣乃殺之

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謀事無法制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用一曰魏都賦注造沐猴於棘端注山堂好微巧好纖細衛

人有引刊有作曰劉逵注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刺像燕王

說之養之無文選注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

為棘刺之母猴容曰選注作衛人曰臣人主欲觀之必半歲

不入宮也房也不飲酒食肉兩齋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陰月令

所成列子孔周來丹與齊七日晏陰之間晚而授其下劍釋

文晏晚暮也圓謂亦闕字意列子上文云將且味爽之交

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晏陰之間也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見也選注無燕王因養衛人選注有不能觀其選注無母猴

鄭選注作有臺下之治者謂燕選注無王曰臣為削者也刊

脫為字選諸微物選注必以削削之而選注無所削必大於

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日刊有鋒難以治棘注無王試觀客之

削選注有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

端以削日刊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語備當

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選注脫之因逃原注棘

者辨雖微妙無實用也選注又有治人謂王

兒說宋人善辨者也增人問訓見說之巧於閉持白馬非馬

也持執也守其說而不變也鳳卿按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

命形故曰白馬非服齊稷下之辨者荀卿傳素隱稷齊之城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案時關

其乘馬過關即收其賦說不聽說之論辨必并子故藉之虛

辭藉藉口之藉增管子古者輕賦稅而弛藉飲荀子好用其

措又云厚措飲于萬民管子又云厚藉飲于百姓監鐵論藉飲不

過什一荀子窮藉而無則能勝一國指稷考實按形不能謾

於一人謂關吏原注持白馬而過關則馬黑白是非明矣言虛詞

易勝考實難欺增疑舉異本也揚升菴外集引作白馬非馬

蓋虛辭空辨可以勝一國考實案形不能謾一

夫新砥礪殺矢山璠云夏官司殺矢又長寸圍寸筭十之重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八

增藉之絕句下虛非

陳本作

境又見矢人讀殺設弩而射雖冥而矣發其端未嘗不中秋
去聲磨鏃使細也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復去聲不能再中也列子鏑矢復
此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不能謂善射無
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說山訓矢之於十步謂
千步誤非昇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
易也有常儀的則昇蒙折逢字曰刊有逢字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
以矣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繁說設度而
持之待字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矣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
以度而說其辨說悅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
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養祿也世摺本注喻

無益言

不然而

無益言

容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
而容歿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容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
不然之物物事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察明且人所急
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身合有無歿安能使王長生哉列子說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
不決曰刊作以後息者為勝耳言久生者御覽其
容有為周君畫策者傍注筋也則與三年而成君觀
之與髹策者同狀原注髹赤黑色言不明也世摺本同按史
也原注非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為臺下文虞卿望見

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而陳深曰蓋可照視

周君大說此此字無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甚難也

其用與素髹筴同世楷本注言終既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

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畫觀其狀也

不可類之增山璠云類當作貌古作類因北耳類會貌莫用

似也世出而論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荀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洵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

而志比至其家者失氣以為伏鬼也視其髮以為立也背

見寢石以為虎也說山訓以東薪為鬼蜺而之類其意始

合而傳載畫鬼魅事頗為不當然三都賦序注韓非所謂畫

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乃知古本相承如此淺學所未

神作不覽

聞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田仲陳

於陵不食兄祿辭宋人屈穀見之命鑽屈穀之有謂之字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選注單

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選注引作而微仲曰選注仲上

夫瓠所貴者謂通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

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選注

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云

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

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楚注堅瓠喻發光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一 十一

重用法

卞隨鮑焦墨翟之類此條與
惠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慶卿古通通鑑前篇卿雲興條可証人為屋謂匠人曰

屋太尊崇同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椽生

不勝任則覆而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

卑虞慶曰不然諸本無虞卿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

輕椽燥則直以世楷本無以字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謂

注韻書碎琴也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為之而屋壞

對受令而為至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為之而屋壞

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

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

雖久必不壞匠人謂作之成有間屋果壞連下文

范且增且睢通國策說曰寸之折必於其盡也山云盡不於

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蒲反圓云角弓毛傳不善繼檠

三旬而蹈弦弦之也而一日犯機犯機謂

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恐上下范且曰不然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辨

辭勝而友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

之功而艷物本作豔乎辯說文麗之聲名是却有術之上而

任壞屋折弓也術之上以范且虞慶之枉屈工人者故人

迂評作
乃得

迂評反
上有不
字

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以喻不知然

而上即有術之士應入主字山璠云一窮乎范且虞慶者十

句別刊范見以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六十

字微一氣讀兩其字微之字看六微人主多無用之辨而少

無易之言常理之法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

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折誤刊作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

工匠也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含有工匠字字不得施其

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有術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

主危陳深曰愈多愈繁愈重裨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馘馘切然至

日晚必歸饑者言歸家而食也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

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慙誠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止國者此

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

慕而治疆者秦也詐友然而秦疆一本刪秦而未帝者治未

畢也言治術有

傳原注凡十六事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忽子長而怨子盛

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

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也盡於為已也猶言為夫賣庸賣恐買五

庸傭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家謂家產也讀言務美傭

調布而求易錢者錢布皆錢也調布賦錢也易錢非愛庸客

好錢也謂錢曰布見食貨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一

本無時

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

巧當作而正畦陌陌田畔畦畦田疇疇田疇時者疇田隴也時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讀云語碎備者此其養功

力主人厚養有父子之澤矣喻厚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

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越人異類以害之為

心則父子離且怨原注父子喻相為則相怨備工喻自為則

理此人全不迂濶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

也均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增伐宋無所考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殘

缺墨子吳王夫差

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如深池罷

苦百姓罷疲煎靡財貨靡靡通已以盡民力余來來字為

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左傳注賈逵桓公

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嫁于桓

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

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

已楚之菁茅增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聞案括

出包茅有不貢於天子子三之間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

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刺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舊刊無天子誅之名

而有報讐之實原注皆借名與師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

傷者之母泣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

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增

感恩死敵故泣注迂原注起吮疽而母泣者以本心以恩故也事見吳起傳說死復恩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山名也詩大雅曰以爾鉤援

者刻踈人跡其上人跡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

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山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讀博箭也華山

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占博經曰博法一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棋十故法六白六黑

又用魚一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環為之環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則環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

一碁碁到處即豎之名為號碁即入水中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

翻雙魚彼家獲六籌則為大勝也字云李于鱗太華山記東南行三里望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為峙不盡崖尺中如砥

可坐十人居南北縹縹也欲度者先握縹自懸崖中乃踞崖自汰令就縹不得縹還距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縹也

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也長八尺碁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鳳卿案昭王追稱耳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及國至河河黃令文選鮑照東武籩豆捐之選注引蕭

薜捐之舊刊作薜下同言令棄其出也手足胼胝玉薜胼胝皮厚也

面目鰲黑秦策吳注鰲黑色荀子頰色鰲黑注讀為黎者後謂面如凍黎之色也按東武吟注鰲作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四

博覽文 死曰字

御覽作
公問之

之言不令咎犯聞之而夜哭大學作勇犯注勇犯晉文公舅

在前隊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友國咎音舅東武吟非聞之

不喜而哭意東武吟注作不欲寡人及國邪舊刊邪作耶犯

選注作對曰籩豆所以食也選注有而君蒞蒞所以卧也而

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選注作而君後之

今臣有與在後增說死復恩作臣在所蔽之中矣有音又與

犯自知不得從中軍者以其手足面目胼中不勝其哀故哭

心故自訟也言恐失他功臣之且臣為君行詐偽言權事以反

國者衆矣言多其事也晉語云臣從君臣尚自惡也而況於

君治要有乎字按晉語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

攘振振振袖也廖文英云振頓奮之也舊刊作振揭裳也增

又作擻鄭風褰裳涉澆擻內則不涉不擻注揭衣也居衛反字

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增說山訓文公棄在蕭後黻黑咎犯辭婦又謂

鄭縣人讀鄙人也增依經卜子使其妻為禘其妻問曰今禘

何如夫曰象吾故禘象儀妻子增山云莊

御覽无上其字迂何如夫曰象吾故禘式也妻子增山云莊

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因毀新今如故禘今當

魏晉以來謂妻為妻子有所本也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種品也

御覽作鄭人卜子使妻為禘

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原本作服得後刊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

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

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愚而不信人言

衛人有佐弋者增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以府有鳥至因先

以其捲麾之增字書音窵因考滑誓傳希鞬索隱希收神也

李陵書張空卷李奇云弓也字林音卷又原道訓短卷不卷

也鳥驚而不射也御覽作不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髓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讀言其意

夫以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御覽作上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史增

增此條不經見與因縱而飲之遂亾其髓御覽作上

淳于髡亡鵠事類

記景帝曰魏其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效唾之增禮曲

者沾之自喜

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者醉以者反席而飲長

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長者盡爵曰醕今按言見

知其失禮而反傲之一曰宋人有以者亦欲效善則則刊無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刊作飲山而欲盡之雖非

獻酬時亦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治謂解說之也周禮注猶簡習

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曰治

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既琢復歸

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於樸列子云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梁人有治者動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一 十六

高誘注
昌覽自
樸猶本
也

作言學

讀動作輒說所學也

舉事於文

讀舉事必文之也舉行也按

曰難之

讀自言故難之

者恐

是學也或曰難之恐雖琢之欠文

顧失其實

顧反也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

固然

梁人刊別提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

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

原注之曰舉燭解也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

王曰刊不大說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

舊刊無舉字增為衍學字舉左傳注皆也

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

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及及市罷遂不得

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是所學書中語陳深曰愚而好

信

御覽鄭有身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履及歸取之及及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信

原注凡

王登

增王登曰子知度作任登為中牟今上言於襄主

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

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

相室家老也重列重爵也增國語注列位次也今無

功而受非晉臣之意

言違羣臣之意增國語注列位次也今無

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

也

無已也

言一擇其人使之進賢則不王登一曰而見二中大

言我親舉登命以爲令其所舉者亦猶吾聞見之也如見各白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七

推舉其詞
知則京
也

夫讀一日之間謁一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子之田宅中牟

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侍公腓痛足痺轉筋

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山璠云晉語悼公名叔向晉國之辭任託慕叔向者

國之鍾矣鍾舊刊作鍾標一作鈞言國之半也八說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歿氣恐已冠因生也蘇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不音還報曰中山可伐也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則十所願蓋與車以見

批字
論賢

中山葉葉朝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增鮑云傾者却不御也與之

書傾蓋如故索隱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

注文穎曰猶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仇抗君曰以子言

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

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上尚下士居朝山云互作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

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

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也一作之增武靈王九

之吳氏云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

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國無別焉其主弗之

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一年中山果亡若使賢

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八

御覽作
居之田
朝之田
字有田
於賢詞

傳五

比源齊桓公好服紫國盡服紫當是時也文助葉秀

衣賤服猶也齊風注五素選注五不得一紫桓公患之選注

字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

人奈何選注以上七五管仲曰君欲五欲下折民無衣紫者何

不試勿衣紫也選注作君欲止之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

選注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以卻吾惡紫臭

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三十九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選注作國中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無

史蘇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三字自

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曰齊王好紫衣舊刊作齊人皆好也齊

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官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

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

紫衣進者曰益當作盡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即中莫衣紫是

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荆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

甲兵不備舊刊作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外陸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

內守雖小國猶不危之行或云也君其勿憂不憂其是以沒簡

公身無患子產相鄭以下子產相鄭簡公

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恐行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

之事不一言其所職繁多也或曰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

不輯睦亦子之罪國之不修相子有職職所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

街者莫有援也讀援枝而偷其實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也增呂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注援攀也三年不變民無饑

也井子章云當作饑色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按涿水名有度蕭云襄公方城

購疆左傳作夷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

成列而擊之必敗未成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

一有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者憫老者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

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成列未成陣也今楚未濟而

擊之害義非義之所在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

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君一人為義行衆不與焉言其無意國民

也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歿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

三年泓之役此乃慕自躬字親仁義之禍慕虛名而夫必恃人主

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管下十字人主耕以為上山

上當服戰雁行也焦竑曰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今按服

也謂為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同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先鋒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二十

車志脫
馬字

齊景公游以海讀勃海也增少海晏子外編作舊除安陵昭
右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以海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以
海注東方多水故曰以海亦澤名東周葉夫梁之君臣欲得
九鼎謀之暉臺之下以海之上注以海揚慎補注即少海也
有以海山海經無泉之山南望以海揚慎補注即少海也
漫無事也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驪子
而無事也騎從中來也謁曰謁告嬰疾甚且恐公後之欲景公
速歸國韓馮御之煩且良馬名韓馮善御者名時為景公左行數百
一名韓風言急駕車於良馬將歸國也步以騶為不疾棄轡代之御景公以韓風之御為行之可數
不速乃棄轡而代之御百步以馬為不進盡疑行釋車而志以煩且之良而而做與
見論語金仁山注論語曰而字猶與騶子韓馮之巧而以爲
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逸之不如下志也見說苑有異同張洪陽曰
不明分而躬親蒞下之謂

魏昭王欲與官事與預同言親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
聽政事也

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讀簡
讀也

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射親其政柄而欲為
見國策增史記齊湣王滅宋

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益驕欲去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為相案外儲右下一曰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荀
田嬰相齊一條合移次此章之下

君者繫也繫圓而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鄒君鄒邾同好服長纓增任昉萊秀才文長纓鄒好左右皆
且變鄒俗注引好服無服字

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注有曰君好服選注
選注

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選注故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選注
君上

御賢者
服字作
左右皆
作長纓
纓其貴
餘同注

有鄒字。國中皆不服長纓。以下韓子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

度以禁之。言新定百姓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裁以蒞民也。

鄭玄曰：裁猶辱也。山云：蒞蒞蒞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平尚服制不章，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讀定獵受獸多，少如征

百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為大傅實賦祿八茲賦祿者稱其功賦如呂子有度

賦兵外儲右功多者受薄賞故人不欲立功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舊刊無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也。受授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

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不

也。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策注言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乎。亡其

無乃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

道乎又亡勇行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

視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莫

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蔭一從兄韓昭亦少

恩哉互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為法受戮昭

侯御臣失術

傳原注凡八。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

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

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

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

今按名也
文公別
授

夏預謂
死之術
對云不若
直逢
而問箕部
別有所答
近評
作今

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

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事見左傳信五年呂氏為

晉文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

豈美必信乎一日哉城濮之役棄雍季之言用舊犯之謀者

無佗彼知其力不敵也是故尚詐後文公謂舊刊謂箕鄭晉

注云晉曰救餓奈何餓當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百官尊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喻百事不怠信事使民則不失天

時百姓不喻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今返而御禮記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奮令人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增魏策吳注虞人孟明日會天疾風欲

遽遇風雨羣書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句治要無以風疾

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自往罷

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治要無其母曰汝還

女音汝諭其子令還家也增引讀書顧反謂母適為其殺

會意云還顧反三字一意不可從適市來治要適作道由也言及自市飯家之曾子欲

捕彘殺之以實妻止之曰治要作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

也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治要無此句小兒信嬰兒治要

字非有知也為戲言也待父母而學治要有者也母之所

女當作
之術覽

為聽父母之教子從母命而反塗今子欺之母還家終是教

子欺也父欺子治要父作母而三累子字一本而不信其母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

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

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申明号而民信之增與周幽王

李悝警其兩和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

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

懈怠旧刊息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

不信患也不信下患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

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讀

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誤其言以告而知

也言倒言反辭衛嗣公使人為關市原衛作惠以音關市阿難之阿阿誤或

誰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吏作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

容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以上二條

錯誤在此旧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鳳御按秦東其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心龜注亦主也上犹箭

子秦其

子秦其

日刊有右
傳二字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下

旧刊有第三十三字。○
陳深曰：比類整飭，可誦。君聖作述。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旧注：罪當，故不怨也。踰危生子臯。

原旧注：臯雖刑之，有不忍。

之心，踰者懷恩報德，危跪通生活也。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旧注：功當，故不以爲德。

翟璜操

右契而乘軒。

原旧注：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讀言其心不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已。

公仲曰：操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案田齊世家：執左契以責於秦韓，左合作右。傳寫誤。山璠云：曲禮獻栗者執右契，注契券。襄王不知。原旧要也。右爲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襄王不知。注不

知功當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厲。日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大
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厲。日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大
賞薄猶富人。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茂卿曰夫誤
而履厲也。山潘云失行

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
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恃勢而不恃信。原日注恃勢則信者不信
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日注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命
公因命仲理外。隄明治內也。物本心作君專仲字倒。恃術而

而恃其不叛其若。故有術之士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

有駁行必得所利。原日注駁行不貞白而駁
雜者原本注在駁行下。簡主之相陽虎。

舊注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哀公問一足。日注問孔子曰
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

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信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請林心

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日注君雖有師臣當亦謹
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御左右無可使者。是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日注朝堂當莊燕
故終身莊而遇害也。據傳文孔子食桃簡子或席費仲說。村

匡倩論儒數條不見經中。陳深曰。缺文豈是。欽今按朝廷貴

却。遇賊何也。以其無術御下也。注迂。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原日注當禁而利當利而禁
雖神不行。况不神乎。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原日注當罪而譽當賞而毀
雖堯不治。况非堯乎。

夫為門而不使入。讀雖有門而使入。譬下之善惡不
入於君耳。增言聽有門戶也。日注門不入

委利而不使進。賢者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
便計也。日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
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二 二

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原旧注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按君

明則臣不待辱不用玉璧原旧注辱用玉以魏主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原旧注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能為國

之猶盜嬰兒之於裘與跖危子榮衣原旧注盜者子不耻其

害跖者兒不耻其父跖以跖所著衣榮人所誥媚為非猶是

讀於裘盜人之子以其父裘矜示人也榮衣則者之子以其

父衣為榮不愧也子綽左右畫原旧注左畫園右畫方必不得俱去

蟻驅蠅原旧注以肉餽蛄作去蟻以魚去蠅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原旧注公聽左右索與宣王之患驪馬也原旧注王

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增據傳土當作主注同按據傳桓公置吏事不經見蓋缺文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原旧注勸非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備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原旧注獻伯為相妾

故非其太通下禮傳闕雜記孔子曰管仲饒簞而朱紱旅樹

而及坵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配其先

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偏下此語宜補此傳故仲尼論管仲與

叔孫敖當作孫叔敖旧注仲有三歸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讀出

簡主之應人臣也一本無失主術原旧注虎言居齊已存三

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明黨相和臣下得

言其舉非之譬樹棘者反得其刺也

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不陽虎將為趙

武之賢解狐之公原旧注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而簡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原旧注主云所舉害已與

之悉人字

簡主也

擄國人當
封人言本
誤作邦漢
人又更國
字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

子之用杖原注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今按文子子國共為私而言不

為國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原注子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於群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舊注車為鄴命其妹犯法謂管仲以公之趙公以為不慈免其官也

而國人謗怨舊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今按梁車管仲為國守法而不為私者人反非之

右經

傳原注凡五事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家語作七師別人足所

踞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裁用字字下文謂田子方曰方之類欲

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家語云郭門

踞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踞危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命而親踞子之足是子報讎之時也舊刊

仇廷評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踞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

令說苑纂註傾側法今及覆法典也先後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為

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慨然不悅

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

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舊注踞者行步危故曰踞危也說苑

劉辰翁曰藹然薰人心謂非殘刻吾誰信之按語云伯夷叔齊古賢人也夫子不為衛君明矣此云孔子相衛者此時孔

慳作亂遂出公輒偶因同姓致誣妄耳子羔事見左哀十

年又人間訓楚上蔡令子發事相同疑一事異傳聞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原注既乘軒車又

林治

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其
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君也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

而避之則徒翟黃也
原曰注徒獨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

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

中山憂欲治之
言欲治中山而無其人故憂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

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
趙蓋也卯魏策注淮南子孟卯注齊人案策云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也卯使張倚說

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云於卯說秦王出兵東擊齊也卯弁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

二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

之以五乘將軍
原曰注養卯判有以五乘使為將軍賞之薄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

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手足不掩謂不為葬埋也天下曰之懸斷之辭增此寓言非實有此事也已功

厚而養祿薄猶伯夷高節而葬以卑官也莊子云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且周初未有將軍之號寓言可

知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

履躡
原曰注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山璠云贏贏通左傳賈而欲贏而

惡一乎圓曰虞卿傳注躡草履也音脚勝當作勝秦策贏勝履躡負書擔囊吳注一本贏勝是倫追及纏繫字通用易贏

其角疏云揭纒纏繞也釋文鄭虞作纒張作繫詩采芣邪幅在下注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勝故曰在下疏云說

文勝絨也名行勝者謂行而絨束之也躡經作騰通用今按舊說為是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繫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山璠曰此條卅六字當移別危生子臯條下家語說苑可

少室周者晉語韋註古之貞廉潔懃者也為趙襄主力士晉語

襄主作簡主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人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

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原旧注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

耕晉語作牛談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

者騎當作驂以臣多益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孫鑛曰此國語似勝

傳二原注凡五事論人君用人齊桓公將立管仲說苑善說作立仲父令

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

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說苑作善我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公曰

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

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說苑作強為

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增君若之知能謀天下斷敢行

大事君因專屬之以旧刊無國柄焉說苑作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以管仲之旧刊無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

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見說苑大同少異一本無以相參三字

晉文公出亡箕鄭內外傳作趙衰挈壺餐而從列子釋文餐音孫水燒飯也按挈提也

迷而失道與公相失不相遇也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寢當作

忍增與寢同言稍稍至餓也鳳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拔乃

舉以為原命大夫渾軒寺人披也聞而非之曰以不動盪餐之故

知物本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

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

法制戒備則臣下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此邪臣觀

望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公九年陽虎奔晉趙簡主迎而相

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原田注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此下記者

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彊幾至於霸陳深曰馭得其道狙詐作使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同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

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

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通固足矣一

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

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

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見呂子察傳風俗通增莊子云夔讀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家語山之

怪夔史索隱一足獸也按此物因典藥夔一足之說而得

名耶今按堯臣取獸名自名後世誤混起此問增說非是

傳三原注凡七事雜文王伐崇至黃鳳墟同刊作虛詳書治

而字山世璠云當作鳳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

右顧無可命結係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

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不載晉文公條。

自結太公望。治要無望字。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上字，當在君

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原曰

也。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原曰注：能敬順也。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原曰注：材輕也。侮之類。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

是以難之也。無錫王達景仰撮書引此事，作至黃竹之墟，示

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而履係解，皆一事而異聞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懶，有過失

而不敢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亡相與怨之。遂

敢之友也。

原曰注：暫廢其於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亡相與怨之。遂

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南宮敬子。此上宜有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苑尊賢為齊桓公事。近優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

也。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

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子路初見有

曰：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皆酒。否曰：用酒，否義蓋原于此。仲尼先飯黍而後啜桃。

左右皆拊口而笑。批本拊作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孔子集語引此無者。

之字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傑曰仲尼對曰丘知之

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謂黍盛最果赫有六

廟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越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越家語作果屬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

也左傳使巫以桃茢先放殯疏云茢是蒂蓋桃為棒也桃鬼所惡也據此則鬼惡桃非始於後世也丘聞之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越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

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此以下經文不見故陳深以經為缺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

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履之原曰注履所履帝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之也增履夫美下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故曰三字
斷宗
師古曰
王之義稱
元云至主

作評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九

五儀說苑君道為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

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大瑟以小絃為大

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

不鼓也宜王曰善或云此下宜別提非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

民誦上原注誦下則朋黨誦上則尊敬莊仲虛曰似家語口氣陳深曰此段似春秋時文鳳卿曰夫子又

鼓瑟匡倩之說無替甚矣又曰後世儒者不知斯文為治國

平天下之大道而委言曲議矯聖言說賢論終至呼起焚坑

之禍當今學士疏濬經傳亦有類此者噫

傳四

原注凡上事雜論人君用臣

詐者齊之居士

居士處士也居士之号起於商周之初本書曰

太公封於齊有居士任喬華仕昆弟曰吾少臣天子不友諸

侯禮記亦云居士錦帶經文作鉅山潘云呂子云墨者有鉅

者腹帶又云墨者鉅子孟勝莊子以巨十為聖人

辱者魏之居士張耳傳吾王辱王也齊魏之

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

入仕也賒左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

原旧注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通雅史記禹會

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替會計也周有司會歲會月要日成

士會法曰要會者士師歲終正要會定計簿也正字通曰上

計漢制羣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

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農救乏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

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

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宮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

其璽

言免其職解印綬也魯語注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惡讒也

世主不敢
復與之故
終不曉
石之譜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謂治鄴不得宜也增不稱君意

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怒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

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

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陳深曰豹言可為悽

懷惟如是此良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

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舊注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山世璠云說苑政理為晏

子治東阿事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

尾原旧注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失袴旧注明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增

夏字史記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

父冬夏獨
有足袴
有脚按足
有倒置言
有袴能
久用故足
也

藏中金谷世雄曰論衡云世有衣狗裘為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言心不兩用手不並運也呂子功名篇右手畫

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陳深曰蟻慕肉蠅

富人慕富貴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

右之請因能而受祿受當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莫訓君

何患焉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政廢則人多而官不足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

騶盡粟以食雖恐脫無肥不可得也名為旧刊多與之其實

少雖恐脫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猶袖而患之

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辨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肅揖古通用左傳肅使者曲禮肅客是

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太行墾草原田注

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增似當作初也秦策大夫種為越王墾草

同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甯武當作甯威請以為大田田當作由田與

慎丹鈔錄曰由與農通呂氏春秋管子曆紀皆云亮農通出管子楊

使后穆為大田注大農也或曰古農作由農謠者也三軍既

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

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英雄口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舍其誰欵一般見呂子勿躬新序雜四此與晏子對

景公語相類

謂無精託之客

傳五凡十事皆雜論人臣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內舊刊作曹增室或無衣帛之妾不樂馬

出不從車增左傳襄五年說苑反質並為季文子事叔向聞之以告蒯賁魯大

也謂出其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文英曰朝廷授官職曰拜

也謂出其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文英曰朝廷授官職曰拜

信也並不載防周時失考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

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

秣馬班白者多徒行趙岐云班班者頭白班班者也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

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蒯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儉也

助高倍
吾也

荀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代別賢

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

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趙世楷本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此校也以備戎事有難則循作前治也朱子韓文考
異云唐人書修近循故訛

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原田注言
亂制當誅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

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

疎乃立為仲父孔子問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

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原田注自朝歸設鼓
吹之樂按置設也庭有陳鼎家有

三歸東周策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管仲故造三
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三歸為臺名無疑包咸云娶三姓女

歸諸私家賞之厚也其制蓋有不知何據其所以名以三歸之義不可知也或據說苑為據
左右中立之義或據晏子春秋賞之以三歸謂併車乘之賦

禮器管仲鏤簋朱絃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

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山云又見

難一及說苑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原田注柴車也增說苑晏子衣緇布之衣
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毛詩

小戎倭收傳倭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人

荷車也又周禮士乘棧車注不革鞞而漆之也列子乘其革

輅釋文左傳云柴車也列子又云駑馬棧車楚世家韋露藍

蕞注引服虔云蕞露柴車素木輅也釋文晏子春秋及諸書

皆作棧車謂編木增列子食則粢糲釋文糲
為之也棧土限切牝馬糲餅菜羹令達切粢稻餅也味類
攷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十三

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蓋言粗粃，粟麥為菜餅食之。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面有饑色。舊刊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世雄云：令及尹也。

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周語

注：候人掌送迎賓客者。原本作侯，今從舊刊。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史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

笑曰：樹楠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慎所樹。增說苑復恩：枳棘作疾，繫七命。注引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

所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

樹德。簡主曰：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

近許曰：樹有美字

虎而忠於公簡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原注：趙齊燕也。增：季布

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長。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

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讀刑當作刑。山璠曰：呂氏去私刑，奚薦解孤事。同。圓曰：左傳：君

子謂祈奚於，是乎能舉善矣。稱其雙不為，謂立其子不為。比

又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雙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公曰：非子之雙乎？曰：私雙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

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雙，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子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其啞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趙武所

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言其所舉之士皆知武為

國所舉而非私德也。不營私交也。

平公問叔向曰

宜接上文

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原

注向武之屬大夫旧刊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帥武立如不

勝衣

言言如不出口也

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

原

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也注有缺文鳳卿曰意字可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

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

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

臣敢以為

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

相字昉見於周時

其讐以為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

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

私怨不入公門

旧刊有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

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

說苑咎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虞子羔往謝之咎

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郵無正諫簡子

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故焉皆人異而

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

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目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之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增言馬人唯恐

肉之賤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文直著上篇卜子妻亡鼈條之下

傳六

原注凡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

當有日字

夫直議者

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增晉語范文子莫退

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笄

牛之子且有角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

於人臣

讀介特自異也增左傳襄八年

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

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世多子國

看訪也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

經文姊作妹○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

門者同衣楊倞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劉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巷伯毛傳所謂

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父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閉不許人行後期不逮開時者必宿郭門之外太宰純岡白駒注孔子家語並失解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成侯亦一術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

烏當作鳩而乞食烏

合作焉

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旧州作達非及

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

增言見用

我且賢之

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言用賢使能論不勞三之字婉句

御覽八百四十九作路飢而泣及恐友若御覽而作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終

